

朱金泰◎著

官病

「长篇小說」

有的帶病提拔，有的久官成病。
對很多官員來說，最頭疼的問題是：
拿什麼刮骨療毒……

朱金泰◎著

「长篇小说」

官痞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001 >> 1. 祸起萧墙

一个女人的背后不一定站着很多男人，但一个官员的背后一定跟着一群女人。当拆迁办主任党冰冰出事的消息传出后，市人大主任唐绘青心里一紧，因为自己与这个美女主任的关系非同寻常。

012 >> 2. 局长双规

违纪案件在案发后有个奇怪的关联定律：越是和案件相关的当事人，越想打听案件的进展情况；越是打听情况，越会露出马脚。在官场上浸淫已久的唐绘青自然知道这一点。

018 >> 3. 专题会议

唐绘青感觉自己就像在一个高级宴席上吞下了一只苍蝇，明明想呕吐，却又不得不保持风度。当领导是需要涵养的，在机关，讨厌的人就像是空中乱舞的苍蝇，不但不能一手拍死，还必须天天面对。

026 >> 4. 市长自杀

妻子章含蕴想请个法师到家里来做法事，唐绘青说：“你真是没脑子，这种事情你也想得，你还是个干部，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。”章含蕴有些不乐意了，说：“干部也是人，你以为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啊？”

037 >> 5. 家属告状

一个官员触犯了某些“潜规则”，往往会被扣上“不讲政治”的帽子，这顶帽子，是很要命的。如果一个官员在领导眼里“不讲政治”，那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。

044 >> 6. 山雨欲来

到底是谁举报了建设局局长何大猷？唐绘青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唐绘青的心思，李又秋很清楚。及时洞察上司想知道什么，然后假装不经意地说出来，这是做下属的艺术。

052 >> 7. 案件定性

案发前，市政府副秘书长何三好和情妇在办公室苟合。侦查员问他为何不带情妇去宾馆开房，却在办公室偷情。何三好回答说，在办公室方便，而且比较低调。

060 >> 8. 代表上访

面对带刀上访的人大代表毕夫渐，唐绘青不寒而栗。领导干部最怕两种人：一种是在仕途已经绝望的下属，另一种是完全游离于仕途之外的蛮人。这两种人一旦发飙，爆发力不可控制。

073 >> 9. 常委会议

按照以往的习惯，此时一般是市长李天佑率先发言，开常委会是很有艺术的，最先发言的重要领导往往是给会议定调的人。而李天佑对自己的开场白发言有点困惑，市委书记杨白兮没有与他事先沟通。

083 >> 10. 告别仪式

看到这一幕，秘书王小弥觉得特别滑稽。殡仪馆内冷冷清清，外面却是一片热闹景象，真是生死两重天啊。这个本该悼念死者的追悼会，在此刻却变成了一场势利政客们的表演秀。

101 >> 11. 强制治疗

县委书记雷达人不知道，尽管宦海沉浮了大半生的毕夫渐此时已经精神异常，但政治这根弦一直紧绷着。只不过他的这根弦绷得太紧，以致失去了弹性，到了濒临断裂的地步。

111 >> 12. 集体减压

在看待干部的问题上，省委曾书记有句名言——一个备受老百姓爱戴的领导干部，就算有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；一个屡遭老百姓唾弃的官员，再有政绩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136 >> 13. 弄巧成拙

雷达人最担心的是几个记者有没有看到整理箱中的信封和笔记本。要是他们看到了，自己的仕途，以及一切的一切也就完蛋了。所以，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。

157 >> 14. 谜团揭开

唐绘青心里十分清楚，何大欲的问题，弄不好会对他造成致命一击，说不好，策划人就是冲着他而来，陷害何大欲不过是虚晃一枪。

168 >> 15. 终日惶惶

唐绘青感觉掉进了别人精心设置的沼泽地，这个时候，根本动弹不得，越是动弹，可能下陷得就越深。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待了一辈子的他，通常是玩弄别人，几乎没有尝过被人玩的滋味。这一回，他终于尝到了。

178 >> 16. 官迷心病

心理医生甘露认为，公务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想尽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，一类为了追逐名利而丧失了自我。不管如何，这两类人都是痛苦的，在自我和唯利之间取舍，都使他们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纠结。

189 >> 17. 不贞妄想

官太太这个特殊群体是嫉妒妄想症的高发人群。因为当官的男人有地位，手里有权，加上社会风气每况愈下，因此，官太太们总是缺乏安全感，总是觉得有别的女人在勾引自己的丈夫。

198 >> 18. 征纪案件

“我们是中纪委七室的工作人员。这是我们郅处长。”眼镜男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……唐绘青一听到来人是中纪委的，顿时乱了分寸，脑子好像进了水，所有神经都被弄得短了路。

217 >> 19. 讳疾忌医

唐绘青知道甘露已经看穿自己的心思，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，算是给他留点面子。他在心里想：这心理医生比一般的医生更加恐怖，跟明镜似的，这种人要是去从政就太可怕了，琢磨人绝对是行家。

228 >> 20. 歪打正着

精神病人赵纠纠演讲时说：一名称职的公务员要做到五硬一不硬，那就是，政治上过得硬、学习上过得硬、业务上过得硬、团结上过得硬、廉洁上过得硬，但是那个……绝对不能硬！”

242 >> 21. 风声鹤唳

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错觉，似乎人大和政协总出贪官。其实我们都清楚：一是那些人在实权位子上时，别人不想查，不敢查；待到了人大或政协，控制能力弱化了，可以对他们动手了；二是身居要职时，即便有人举报，凭着自身关系网，也能摆平。

254 >> 22. 死亡笔记

这些惧怕，犹如一个个砝码，慢慢地加在了马之栋的心理天平上。在这架天平上，一边是良知和责任，一边是廉耻和罪恶。随着砝码一天天加重，马之栋内心的这架天平终于倾斜了……

265 >> 23. 尘埃落定

事到如今，唐绘青才幡然醒悟，原来屈服和妥协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，大到要付出生命。

1. 祸起萧墙

东洛市委大院门口，一位穿中山装的男子不顾狂风怒卷正在发表演讲。

他站在位于市委大门侧面的花坛上，情绪饱满，慷慨激昂，对着市委大院的大门。虽然眼前没有一个听众，但他非常投入，像在做着一件十分庄重的事情。

“各位领导，同志们好！今天，我代表镇党委、人大、政府和政协四大班子，向各位作反腐倡廉的报告。腐败是党之大敌、国之大敌、家之大敌。廉政工作关系到我党的生死存亡，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安康。在我们身边，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，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，坑害人民，鱼肉百姓，这些追逐金钱、权力、美色的贪官污吏们，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……”

他一边演讲，一边替自己鼓掌。鼓完掌，他还双手向前，掌心朝下，示

意下面停止鼓掌，接着继续演讲。

男子五十多岁，蓄着一个大背头，头发虽然已显花白，却梳得一丝不苟。一身老式中山装，尽管衣服陈旧朴素，却也干净整洁。中山装的上口袋别着一只黑色的英雄牌钢笔，下口袋则插着一份当天的《参考消息》。

这名男子叫赵赳赳，是东洛市苏水县响水镇的原镇长，本地一个著名的精神病人。两年前他将自己没有顺利升迁归结于没有给县委书记送钱。仕途受挫使他大受打击，神智逐渐恍惚，经常以镇党委书记身份自居，组织上便让他病退了。病退后，赵赳赳和在东洛市区做点小本生意的儿子住在一起。在东洛，赵赳赳每天都要去大街小巷作报告。报告的主题只有一个——反腐倡廉。他也永远以镇党委书记自居。

赵赳赳的报告在市委大门口很少有人围观，但在大街小巷却拥有许多粉丝。他每次作报告，神情庄严，讲的内容绝不重复，态度也很认真。他的演讲既满足了自己，又娱乐了别人。大家都知道他脑子有问题，他越是正儿八经，大家就越觉得好笑，加上他讲的又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反腐问题，围观喝彩的老百姓还真是不少。由于赵赳赳总是把自己当成镇党委书记，大家也便跟着喊他“赵书记”。这个称呼让他非常享受。

赵赳赳每天都要到市委门口作报告，风雨无阻。遇到雨雪天气，他便撑着一把伞，或者穿着雨衣，照样兴致勃勃地例行他的公事。

开始，市委大院的保安见了就将他撵走。可撵走后不久，他又神出鬼没地出现了。后来有领导觉得这样有损东洛市的形象，便让公安局将他抓走。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由于不好给他定罪，警察就让他儿子将他领回去，嘱咐其家人加强监护。赵赳赳的儿子在市区做小本生意，哪有时间来管他，便由他去。后来，市委的保安见赵赳赳只是站在大门侧面作报告，既无暴力举止，也不骚扰女性，更谈不上影响社会秩序，便懒得管他。

在平时，赵赳赳的出现倒也无妨，但这一幕一旦被来东洛市委的上级领导看到，那就成了政治问题。负责保卫的人经过观察，找到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。这个办法是市委大院保卫科长老黎头想出的。有一次，老黎头手里

拿了一个鲜红的橡皮图章被赵赳赳看到，他立马两眼发亮，走上前去硬说那是他们镇党委的公章，应该由他来保管。老黎头被他纠缠得烦了，便装势将公章往远处的草丛里一扔，哪知道赵赳赳立即跑了过去，趴在地上一丝不苟地寻找起来。自此之后，除了作报告搞演讲，找公章就成了赵赳赳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。于是，老黎头弄了一枚作废的红章子放着备用。一旦有省里或中央的领导来东洛市视察，老黎头便将公章假装扔向远方的花草丛中，赵赳赳一定会屁颠屁颠跑去寻找。老黎头这个不经意的举动，使赵赳赳养成了找公章的习惯。习惯是很奇怪的东西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行成了。老黎头对赵赳赳的演讲也产生了依赖，一天不听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有些不习惯。

起风了。那风，像反复无常的怨妇，使人分不清是东北风，还是西北风。

“这家伙居然不晓得冷。”老黎头站在冷冷清清的市委大院门前，蜷缩着身子，一双手对插在衣袖里取暖，瞧见赵赳赳正在寒风中忘情演讲，不由嘀咕了一声。

和老黎头一样感觉到寒意的，还有市委大院住宅楼里的唐绘青。唐绘青是东洛市的人大主任。市领导的住宅区在东洛市委大院一个高耸的山峦之上，环境幽静，各种高大的树木连成一片，形成了绿色的森林，成为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，被喻为东洛市区的“肺部”。这里也是市区的最高点，站在这里，他觉得自己有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怀，又有一种高瞻远瞩总览全局的气势。作为一名领导干部，他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

这天是周末。唐绘青伫立阳台，眺望着远方。

一股风吹来，唐绘青吟起了《大风歌》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

唐绘青以抑扬顿挫的吟唱，将刘邦战胜项羽当上开国皇帝时的兴奋、欢乐、踌躇满志，以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悲壮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风儿来势太猛，将窗帘卷起，在空中疯狂地舞蹈着，飞舞的窗帘扫落窗边的一个瓷瓶。唐绘青叫声不好，急忙去扶，可为时已晚，随着一声脆响，花瓶跌落在地上，成了一堆碎片。

“这鬼风！”唐绘青低声骂了一声。

保姆樊嫂闻声而至，把窗户关上，将地上的花瓶碎片收拾了。

樊嫂是唐绘青家里的保姆，从农村来的哑巴，虽然不能说话却听得到声音，已在唐绘青家里待了十多年。像她这样一个保姆，真实姓名无人关注，也无人问起，大家只知道她叫樊嫂。樊嫂之所以能在唐家待上这么久，一方面是唐绘青的妻子章含蕴很中意她是个本分老实的农家女子，对女主人的地位不会构成潜在威胁。而唐绘青则看中樊嫂是个哑巴，又是文盲，箩筐大的字不识几个，有话说不出，不会对他的仕途造成影响。领导干部最忌讳别人传播议论和自己有关的事情，更忌隔墙有耳。自从女儿唐尔黛去美国留学之后，家里就只有妻子章含蕴以及保姆樊嫂。

唐绘青被破碎的瓷瓶扫了兴。他站起来，透过玻璃，望着远方，又生出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的感觉。

风是一种影响心情的怪物。同样是风，不同方向、不同季节，在不同的情境下，人们产生的情绪却截然不同。四面楚歌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被围，感觉草木皆兵，风声鹤唳。而在刘邦眼里，风声是从天而降为他呐喊助威的千万雄兵。

一直以来，唐绘青在这座城市有着强烈而优越的存在感，他现在的职务是东洛市人大主任。人大主任是东洛政坛的四巨头之一，但在妻子章含蕴眼里，自从当了市人大主任，唐绘青便越来越像壁挂式空调，不管有用没用，都被挂起来，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摆设。

章含蕴认为，虽然唐绘青的官职名义上升了，但与他当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副书记时相比，权力却明显小了，来求他办事的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忙碌，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，是衡量其权力含金量最为直观的指标——实权越大的领导，越是忙碌；实权越小的领导，越是清闲。自就任市人大主任以来，唐绘青感觉自己的工作节奏明显慢下来，这对于习惯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的他来说，有些不太适应。唐绘青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开开会、剪剪彩、下基层视察视察，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工作。

这里是市委机关大院。唐绘青的住所是一栋两层楼的俄式木板小洋房，洋房后面有一个花园。房子建在市委大院的山峰之上，这种房子在市委大院有十来栋，只有市主要领导才有资格住在这里，这是一种政治待遇，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猫喜欢腥的，狗喜欢臭的，有的当官的喜欢专享的尊荣。唐绘青的小洋房虽然比不上商业区地中海式的别墅，但却显得尤为古朴而又不失时尚，他很喜欢这种风格。这种感觉很微妙，就好比在形形色色的各式轿车中，他还是最酷爱黑色的奥迪车一样——它虽然比不上宝马的名贵，也没有法拉利的张扬，但是却格外庄重，看上去内敛而又尊贵，最重要的是奥迪是领导专用车，已经成为政坛的一个身份符号，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。

唐绘青看了一下表，脸上有些不悦，此时已近九点。

上周何大欲邀他去市郊的一个山庄休闲，据说那里环境幽静，附近乡下土菜很有特色。今天有些不对劲，要是平常，早上八点何大欲保准打来电话。

何大欲是市建设局的党组书记、局长。唐绘青担任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那会儿，何大欲还是建设局下属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。唐绘青的堂弟唐高屹是房地产开发商，因楼盘质量和工程验收等问题涉及质量监督，而何大欲正是具体办事的人，如果楼盘存在质量问题，唐高屹便会掏钱到何大欲那里打通关节。

何大欲是个很有心计的人，很会经营与设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。当他得知唐高屹和唐绘青是叔伯兄弟时，便动起了心思。没多久，通过唐高屹牵线，何大欲和唐绘青搭上了关系，从而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质监站副站长、站长、建设局副局长、局长的角色转变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，从一个一般干部一跃成为正处级实职领导干部。何大欲是个有着政治热情的人，对目前市建设局长这个职位并不满足，他盯住了副市长这个位子。而唐绘青做过很长时间的组织部长，后来又担任分管党群的正副书记，目前也还是东洛政坛的巨头。对于追求政治进步的官员来说，唐绘青绝对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。因此，何大欲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。官场上的人和事，就像一台机器，需要不断维护才能正常运转，不闻不问便会成为一堆废铁。

“唐书记好！”当唐绘青下楼的时候，客厅里的八哥朝他喊了一声。这只八哥是何大欲送给他的。

唐绘青刚到人大的时候，有些不太适应。市人大常委会名义上是市里四大班子的领导，实权却不如他原先的市委副书记。他那时的权力仅次于市委书记和市长，是东洛市的第三号实权人物。从内心里，唐绘青还是比较迷恋唐书记这个称呼，而不是唐主任。善于察言观色的何大欲看在眼里，便花重金找人训了一只说话的八哥，这只八哥永远只会喊一句话，那就是“唐书记好”。当何大欲将这只八哥献给唐绘青的时候，唐绘青果然大悦。八哥只要看到唐绘青，就会喊一声“唐书记好”，这让唐绘青神清气爽，重新找到了当市委副书记时大权在握的优越感。

八哥今天的叫喊声，未招来唐绘青的欢心，一股莫名的烦躁在他心头涌动。

何大欲的晚点，让唐绘青有些不爽，但又不好主动给何大欲打电话，自己好歹是个市领导，架子是要摆一摆的。摆架子是一门有学问的艺术，在下属官员面前，适当摆一摆架子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威，赢得他们的尊敬与仰视；在普通百姓面前，则要装做毫无架子，这样可为自己赢得亲民的好口碑。这是唐绘青从政几十年来的心得。

为了冲淡心中的不快，唐绘青来到书房观赏自己收藏的国画。

唐绘青喜欢收藏，东洛市的干部可谓人所皆知。倒不是他收藏的有多少价值连城的东西，而是他只收藏《包公图》。也就是说，唐绘青只收藏以宋代清官包拯为题材的美术作品。

唐绘青的这个嗜好，是有典故的。

他当组织部长的時候，对于选拔人才有一套自己的理论。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，唐绘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：如何选好人、用好人、管好人，防治不法之徒混进领导队伍，归根到底离不开“三公”：德公、赛公、包公。德公就是德先生，代表民主，不能搞一言堂；赛公就是赛先生，代表科学，要善于找规律；包公就是包拯，代表铁面无私和清正廉洁。唐绘青的“三公”理论得到了省委组织部长的表扬，经过媒体报道，更是成为一个指导组织工作的

著名理论。因为关于干部提拔的问题，当时在老百姓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：群众满意的，一定要放到群众中去；领导满意的，一定要提拔到领导中来；领导和群众都满意的，留在基层领导群众；领导和群众都不满意的，拿他没辙请自便。这种说法影响很不好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唐绘青的“三公”理论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。

后来，东洛市有个画家觉得唐绘青的这套理论很有意思，便画了一幅应景之作，取名《三公图》送给唐绘青。唐绘青很高兴，因为德公和赛公谁也没见过，自然不知道长什么模样，但是包公的形象大家都非常熟悉。唐绘青对这个画家画的包公大为赞赏，画家便又单独画了幅《包公图》送给他。唐绘青更加高兴，当即表示自己要做铁面无私的包公，为组织把好关，也希望自己选拔的人都成为当代包公。唐绘青将这幅《包公图》挂在自家的客厅，以示明志。不久，这个送画的画家被提拔为市群艺馆馆长。东洛市下面的官员见唐绘青喜欢《包公图》，而且送《包公图》可以升官，于是投其所好，纷纷效仿。开始，很多官员买本地画家的画送礼；没多久，大家觉得本地画家的作品不够档次，艺术价值也不高，便跑到省里找名家画，有的甚至不惜血本，跑到北京找大家画。省内名家的画一般在万元左右；国内著名画家的画则需要几十万。没多久，东洛市的各级官员都知道了唐绘青的潜规则，送任何礼物他都会拒收，还要装模作样地批评送礼人，只有送《包公图》他才会欣然接受，并慢慢品赏。见给自己送画的人多了，唐绘青便产生了一个想法，欲收齐一百幅《包公图》。当然，能够给唐绘青送画的人，是需要资格的，至少也得是副处级以上干部，因为市委组织部只管副处级以上干部。而且，有些干部也未必去送画。所以，唐绘青将收藏目标定在一百幅，还是比较“赛先生”的。

在书房欣赏了一会儿画，唐绘青也许被国画艺术所感染，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。他踱出书房，来到客厅。

客厅里阴沉沉的。

唐绘青打开电视机，习惯地将频道调到省电视台新闻频道。作为一个政治人物，他需要通过新闻了解省里的头头脑脑和兄弟市的一些动态，以便随

时掌握省内大事和政治风向。

突然，电视里一则新闻深深地吸引住他。画面上，一位穿着考究的女子在超市被两个保安揪住，保安从她的包里掏出了几盒牙膏。女子一边用手遮住脸部，一边不停反抗，围观的群众很多，大家在不停地交头接耳，大概觉得女人偷牙膏的怪异举动不可理喻。场面有些乱，画面也在晃动。因为女子使劲遮住自己的脸，无法看清其长相。据主持人介绍，女子是东洛市的一名公务员，因在省会丽阳的超市偷东西被抓。

看到这里，唐绘青很愤怒，觉得这则新闻简直就是在出东洛的丑。一个女公务员跑到省会去偷东西，这像什么话？东洛的脸都被她丢光了！他习惯性地抓起身边的电话，准备打给有关部门，责成他们处理。正欲拨号，才想起自己已不是市委副书记了，复将话筒放下。

坐在沙发上犹豫了一会儿，唐绘青还是拿起了电话，拨给了分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高大化，将自己看到的新闻告诉他，建议他赶紧找人处理，免得负面影响进一步扩散。

此时，高大化正在省里参加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，接到唐绘青的电话非常气愤，说这简直是给东洛人民脸上抹黑，答应马上安排人处理，并说这样的败类一定要严惩不贷。让高大化倍感不安的是，自己正在参加的这个会议规格很高，省委书记曹正亲自到会，并作了重要讲话。高大化昨天还代表东洛市作了典型发言，介绍了东洛市深入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的做法和经验，说东洛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正在不断提高。省委书记曹正表扬了东洛，认为东洛的经验很好，值得全省学习。如今，会议还没有结束，竟然有东洛市的公务员跑到省会来偷东西，这事要是在会上传开来，在社会上造成影响，对他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无疑是莫大的打击和讽刺，会成为一大笑柄。如果省里的领导看到这则新闻，不仅他的脸面没地方放，自己忙乎了整整一年抓的创建工作算是白忙乎了。他觉得这个女人太可恶，就像一只恶心邋遢的老鼠，在自己精心准备的满汉全席上拉了一泡屎，不但搞得他心情全无，还严重影响了嘉宾们的食欲和情绪。此时的高大化，你要是给

他一把刀，他恨不得对这个女人千刀万剐，食肉寝皮。

当然，唐绘青并不知道高大化此时的心情。但他同样很恼火，一直没看到何大欲的影子。他给秘书王小弥挂了电话，让他问一下何大欲到底怎么回事。

“唐主任，我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呢！”王小弥接了电话，语气有些紧张。

“小王你别紧张，遇事要沉得住气，慢慢说。”唐绘青觉察出王小弥的不对劲。

“梵冰冰出事了！”王小弥到底年轻，欠火候，遇到突发事件没能抑制住心中的慌乱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这回轮到唐绘青大吃一惊。尽管他努力压制着心中的紧张，还是禁不住连忙问了一声。

梵冰冰是东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的主任。拆迁办是市建设局下属的事业单位，也就是说，梵冰冰是何大欲的下属。因为拆迁办负责全市房屋拆迁管理、拆迁补偿标准的制定以及监督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使用等，权力很大，拆迁办主任更是个让人眼红的位子。

梵冰冰一个女子，能够当上拆迁办的主任，主要是有唐绘青这座靠山。

几年前，梵冰冰只是东洛市下辖的苏水县团县委的一名女干部。一次，唐绘青在苏水县视察时，对落落大方的梵冰冰印象特别深，颇有好感。县里的领导看出了端倪，以后只要唐绘青来苏水视察，就会安排梵冰冰陪酒。没多久，梵冰冰被提拔为团县委副书记。

何大欲知道唐绘青的心思，自然不肯放过拍马屁的好机会，便出面打通关节，将梵冰冰调到团市委。梵冰冰的团县委副书记只干了一年，就被调到东洛市团市委任宣传部长，之后不到两年时间，又被何大欲调至东洛市建设局任党组成员、市拆迁办主任。拆迁办主任在之前是不进党组的，何大欲为了讨好唐绘青，就给上级打报告，说目前老城改造和房产开发工作量加大，拆迁办越来越重要，请求将拆迁办主任列为市局党组成员。此事自然得到批准。

一个女人的背后不一定站着很多男人，但一个官员的背后一定跟着一群女人。当听到梵冰冰出事的时候，唐绘青心里一紧，因为自己与梵冰冰的关系。

“梵主任前几天说去省城出差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却跑到丽阳的一家超市去偷东西，省电视台都报道了，市里很多人也从新闻里看到，一下子就传开了，现在东洛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啦！”王小弥汇报说。

“什么？偷东西的是梵冰冰？”唐绘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唐绘青在看电视的时候隐约觉得女子的轮廓有些熟悉，但他绝对没有想到是梵冰冰。他觉得这事太离谱，太天方夜谭了。在他的脑海里，梵冰冰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

“新闻我也看了，不是没有露脸吗，观众怎么知道是梵冰冰？”唐绘青有些不解。

“是没有露正面，但是丽阳当地办案的派出所打电话到市公安局核实情况。不知怎么的，消息不胫而走，一下子就传了出来。”王小弥说。

“市公安局是怎么搞的？不知道保护本地干部！”唐绘青显然有些生气。大概意识到自己语气不妥，便问王小弥：“你是怎么知道消息的？”

王小弥有个同学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，在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他。这个同学大概也知道梵冰冰与唐绘青关系非同寻常。王小弥怕唐绘青追究同学口风不严的责任，便说是省电视台一个朋友告诉自己的。

“梵冰冰人现在在哪？”唐绘青问。

“我……我暂时还没有打听清楚，我马上去问一下，一有消息立即向您汇报。”王小弥紧张道。

“何大欲知道这件事吗？”唐绘青继续问。

“我刚才还拨打了何局长的手机，可一直打不通，关机了。我现在马上联系他们局里的其他领导，随时向您汇报。”王小弥答道。

在等待王小弥消息的时候，一向有姜尚遗风的唐绘青如坐针毡，心跳加快，他感觉血液直冲头顶。妻子今天不在家，他让樊嫂拿来血压自动测量仪，果然，收缩压达到了一百七。樊嫂赶紧拿来降压药让他服了，并用哑语示意他躺着休息。

唐绘青此时哪里睡得着，他再次站在书房的窗户边，作气运丹田状，深

深地吸了几口气，想平静一下心情。每逢大事和突发事一定要沉得住气，这是他经常对秘书王小弥说的一句话。

望着窗外，远处一片苍茫。“该是惊蛰了”，唐绘青在心里说。

灰暗的天空突然一亮，唐绘青抬头望去，只见空中划过一道闪电，几乎在同时，一声炸雷骤然响起。那声音，干脆、迅速、霸道而又震撼，犹如核反应堆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，直锥人的心房。唐绘青心下一紧，不由打了个激灵。

“说来就来了。”唐绘青喃喃自语。

坐在沙发上，唐绘青估摸着炸雷会再次响起。等了一阵，天公却没有再要发作的意思。唐绘青有些纳闷，往年的春雷节奏错落有致，好似一曲壮观的交响乐，今年的春雷竟如此单调而又决绝。